



Ertong Wenxue

儿童文学

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

翌平作品精选

翌平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儿童文学

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

翌平作品精选

翌平◎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翌平作品精选 / 翌平著. — 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4

(《儿童文学》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)

ISBN 978-7-5148-0132-3

I. ①翌… II. ①翌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7293 号

YIPING ZUOPIN JINGXUAN

(《儿童文学》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)

 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徐德霞

责任编辑: 胡纯琦 马云柯

插图: 五福

责任校对: 袁大威

著者: 翌平

装帧设计: 春天书装工作室

美术编辑: 高煜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编室: 010-64035735

传真: 010-64012262

发行部: 010-84037667

htt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中青印刷厂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开本: 660mm × 980mm 1/16

插页: 4

印张: 13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

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58 千字

印数: 15600 册

ISBN 978-7-5148-0132-3

定价: 20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350028)



讲故事的快乐

翌平

我曾经是个特别爱听故事的人，故事的主讲人是我的哥哥。

哥哥从小学习长号，底气十足乐感很好，我小的时候很怕他，他生气的时候可以无缘无故地欺负我，可一旦讲起故事来，他就会变得慈眉善目和蔼亲切。

讲故事是我们音乐大院的传统，那时没有什么娱乐，每晚孩子们吃了饭做完功课，就聚集在楼道里听大孩子们讲故事。这些故事有的是从手抄本上读到的，有的则是从其他孩子那里口口相传来的。哥哥是讲故事的人中最受欢迎的一个，他到场的时候，甚至会吸引旁边楼群里的孩子前来观听，大家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地等待着，哥哥就咧开大嘴，很亢奋地讲起来，讲到高兴的时候手舞足蹈，连嗓音也因激动变了声。

一个长篇故事，往往需要几个大孩子轮流接力才能完成，一讲就是几天，等讲过一遍，还会有其他没听全的孩子们加进来，这时就需要重播了。哥哥和他的大孩子伙伴没有兴趣重复，于是就让我们这些听过故事的小孩充当主讲人，这样我后来也成为一名神采奕奕、眉飞色舞的主讲人。





自序

讲故事需要技巧，我从模仿哥哥开始，逐渐融入自己的风格。哥哥底气十足，讲起话来掷地有声。讲故事的时候，他往往会察言观色揣摩听众的反应，即兴加入一些幽默、意外的细节，让故事出人意料。我的声音没有哥哥那么洪亮，所以就必须在讲故事的技巧上另辟蹊径。

讲过故事的人都知道，听众和讲述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一个好的讲述者要有很好的掌控能力，能收拢听众的注意力，让他们随着你的故事感受喜怒哀乐，娴熟的主讲人可以随意驾驭听众的情绪。讲述的人开场要吸引人，如果两分钟内没有抓住听众注意力的话，基本上就会被换掉了，后来我开始写作时，特别注意这一点，我觉得对任何一部作品来说，如果读者阅读了几页还没有感兴趣，这部作品很可能会被舍弃。

第二个需注意的方面是节奏，如果你四平八稳地讲下去，用不了多久听众就会困倦了，阴阳顿挫，煞有介事，高亢间杂着沉稳的讲述，很容易激越大家的视听神经，关键时刻，语速急速上升后突然的停顿，可以造成听众的心理骤停，吸引他们听下去。这些经验确实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，特别是构思那些科幻类情节冲突比较明显的小说时，我时常想起当初讲故事的那种状态。

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，就是卖关子。这点哥哥做得非常好。我记得有一次讲恐怖的故事，哥哥开场做了铺垫，气氛非常阴森恐怖：一个远方来探亲的女学生，傍晚被汽车送到一片荒山野岭，一位看不清面孔的老妇人把她让进了一座疑似凶宅。在午夜十二点整的时候，姑娘住房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……这时，他忽然停了下来，像一个孩子要水喝，当时正是夜黑风高，大家相互拥挤着取暖，这样的停顿让大家陷入一种恐惧的等待中，因此获得身处其中的感觉，突然，哥哥会用一种惊恐的声调，讲出这个故事中最精彩的一段。



后来我发现，很多好的小说都会这样做，恰到好处戛然而止，欲左偏右，欲说又止，直到聚拢了大家的注意力，才让故事进入高潮。

为了吸引大家，我喜欢把听到的故事重新打乱组合，用故事里的某个角色口气，讲述这个故事。我发现这样讲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故事里人物的性格不同，身份不一，读者对他们的信任度也不一样，他们各自的陈述，听者感受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，这让一个普通的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变数十足。

后来我开始了儿童文学的写作，题材涉及童话、科幻故事到儿童小说，动笔之前我总是感觉到我的眼前坐满了听众，我的故事是亲口讲给他们听的，无论如何不敢马虎，因为只要稍微懈怠，就会被读者看出来，被读者拒绝。我是比较轻视那种不假思索，不在乎读者感受，上来洋洋洒洒几万言，读到中间还没有发现亮点的小说的。小说需要个性，就像人的穿衣戴帽言谈举止一样，标志着你与他人的不同。所说的个性除去题材和内容外，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你的讲述方式，热情的，含蓄的，直白的，间接的，节制或是奔放的，所有的表达都会让你的小说拥有鲜活的质感。而对内容和形式上的探索与尝试，会使你的小说更具小说的特征——“新颖的虚构”。我的小说《少年摔跤王》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图书奖，它讲述了一位农村少年摔跤手，在大城市的严酷生存竞争中成长为一名摔跤冠军的故事。在里面我尝试使用两种交织在一起的叙述方式，将历史的昨天和今天摆放在一起，让人们体验到在时光交错中摔跤少年所肩负的文化之重。

作为这个故事的讲述者，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讲故事的乐趣——将自己融入其中的喜悦。



目录

mulu

1	自序
1	流向大海的河
17	猫王
36	寒秋时节的烧烤
50	炉灰墙里的桃花
63	小西湖的风景画
76	黑带
98	选票
114	比武
134	跤王



148	那波里舞曲
159	美声
171	卡门的舞步
179	《斗蛐蛐》
185	杨立学车
189	槐树下
195	跋



流向大海的河



军训结束了，我去看海。

湛蓝的天与海连成一线，层层的海浪不断地卷扑上岸来，发出悦耳的哗哗声响。

我望着长长的“月牙湾”出神，好一会儿，才愿挪动脚步。

阳光明媚，一条大河滚滚地流入海洋。清澈的河水与混浊的海水掺在一起，翻着白色的泡沫。河口上有一座水坝，中间是很大的河闸。

爸爸信中介绍我要找的林伯伯，就应该住在这里吧。想到这，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远处传来清晰的狗叫声，我停下脚步眺望。四条狗狂吠着向我冲过来，皮毛油光光的，它们像欢蹦的鱼一样跳过面前的障碍，眨眼就奔跑到我的身边。

领先的是一只黑贝，它封堵住我前进的道路，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停



下来，警告式地吠叫着。它的两边各有一只黄狗和一只白色猎狗，它们把我围在中间，一边叫一边嗅着我身上的味道，显然我身上没有海边居民特有的那股腥咸的海水味，这让它们满怀疑心和戒备。站在远处叫得最凶的是一只貌似狼狗的灰色土狗，它的身体和四肢都很肥大，杂乱的毛色显示出它不纯正的血统，这个家伙没有参加围猎的意思，只是站在远处大声地示威、助阵。

我站在原地很紧张，手足无措地挥动着手里的武装带，不知道是该逃跑，还是该保持镇定的姿态向前走。

这时，远处的河面上传来一声长长的口哨。

我顺着声音望去，一个皮肤黝黑的少年正划着一条小船。他熟练地操着桨，偶尔将一根手指头塞在嘴里，吹出响亮的哨声。

狗听到了哨音，都安静地卧在我身边。那只刚才叫得最凶的土狗，居然跑过来，摇着尾巴向我示好。

少年划着小船，渐渐地驶远了。

从大闸旁的小屋里跑出一位老人，他挥手喝退那些狗，微笑着朝我走来。

老人头发花白，脸上带着慈善的笑容，健康、黝黑的皮肤上布满刀刻上去一样的皱纹，他就是我要找的林伯伯。父亲显然已经给他打过电话。

父亲偶尔提到过林伯伯。年轻的时候，林伯伯是个军官，为保家卫国曾在战场上冲锋陷阵。复员的时候，上级把他分在城里的机关当领导，但他坚决要求回到这里，因为这儿是他的家乡，是河水奔向大海的地方。他回来做了守卫大坝的管理员。

现在因为忙不过来，他找来自己正在放暑假的侄子果子来帮忙，就是刚才我看见的那个皮肤黝黑的男孩，他现在划船去上游查看水标。林伯伯



让我住在果子的房间里。

放下背包，我迫不及待地到门口打量四周。

《 二 》

大闸小屋旁边有一片麦地，现在挖成了池塘，一个叫有福叔的人在那里养虾。

有福叔的儿子叫小满，岁数和我差不多。那四条狗中，有三条是他的。有福叔不在的时候，小满就替他看守着池塘。虾苗长了一年，现在都已肉肥体丰，再过几天就可以上市了，有福叔格外兴奋和仔细，这个时候可容不得发生什么意外。

这时，小满趁他爹不在，跑过来同我玩。

他让四只大狗表演。

他站在原地喊一声：“立正。”

三只大狗立即呼地站起身来，只有土狗大灰依旧趴在地上，一脸懵懂地望着大家，尾巴在地上甩动着，把石头子扫得四处乱飞。

小满伸出手，喊道：“问好。”

黑贝伸出了爪子，居然懂得同人握手。

我惊讶地叫起来。小满不停地伸手给阿黄和白毛，它们都懂得这种“握手”的礼节，当狗的爪子被握住的时候，样子很腼腆也很温顺，远非我们初次见面时那种凶悍的样子。

“你来试试。”小满冲我挤了挤眼睛。

我有点惴惴不安地走近这些大家伙，迟疑地伸出我的手。手刚伸出一





半，那只叫阿黄的漂亮母狗已经把爪子递给了我，这让我又兴奋又开心。阿黄长着棕黄色的腿，爪子雪白，好像穿着四只漂亮的靴子。

“你好，你好。”我和它热烈地握手，“你是只漂亮的狗，你很漂亮。”

阿黄显然能听懂我给予它的夸奖，有些害羞地垂下头，然后热情地舔我的手。

随后，我握住黑贝和白毛的爪子。它们信任地望着我，嘴里呜呜地哼叫着，它们的爪子有点像男孩的手，结实而有力。

当我把手伸向叫大灰的土狗时，它先是被吓了一跳，蹿到两步以外警惕地望着我，然后又突然热情地站立起来，两只脚走过来扑着舔我的脸。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很尴尬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接受它这份过度的亲昵。

小满在旁边喊：“不要让它舔！这家伙爱吃屎。”

这话让我落荒而逃，大灰追了很远才悻悻地停下来，我的冷淡让它很伤心。

小满看见我窘迫的样子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但是他的笑声被狗群的骚动打断了，黑贝率先站起身来狂叫，其他的三只狗也很快做好了冲击的准备。它们像先前看见我一样，狗群在黑贝的率领下，向着池塘另一边出现的一个人影奔去。大灰的反应慢了半拍，但吠起来比其他狗更疯狂，它跑在狗群的最后面。

当入侵者被赶出池塘边界后，其他的狗都收住了脚步，排着队跑回来了。只有大灰依然追击着那个逃跑的人。大灰追上那人后却突然变得异常热情，伸出它长长的、热乎乎的舌头，不停地舔那人的手，害得那人在慌乱中险些跌进一条土沟。





小满告诉我：空闲的时候，林伯伯总教他们训狗。打仗的时候，林伯伯曾养过两只“英雄”狗，后来它们都牺牲在战场上。

林伯伯总说：“有什么样的主人，就有什么样的狗。好的狗会对人友善，能看护四邻，不恃强凌弱。即使遇到坏人也留有分寸，不会赶尽杀绝。”

我觉得这些狗都没有辜负林伯伯的苦心。大灰也不例外，只不过它对这些教诲有自己独到的理解罢了。

在这块地方，狗是人很好的朋友。它们只驱逐那些擅自闯入的生人、追赶那些偷虾的小偷，而对于主人的朋友，是非常友善和容易亲近的。

{ 三 }

我来到河边，顺着河流向上游走了一里，这里有个宽阔的河岔，两条小河在这里汇合，旁边是长满芦苇的湿地，浅水的地方有很多小洞，看上去像是某些水中生物的巢穴。我横起鱼竿专心地垂钓，坐了半天，只钓上四只两寸大小的螃蟹。当我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收获时，一阵笑声传来。

小河岸边，站着那个黝黑皮肤的男孩果子，他脖子上戴着一串贝壳项链，看上去有点像非洲土著部落里的少年武士。

果子的身后拴着一条小船。

他拾起我的螃蟹，扔到水里面。我惊讶地望着他，他咧着少了颗牙的嘴，朝我笑了笑，然后跳下河，在浅水处摸了起来，很快就将一只巴掌大的螃蟹扔到我的面前，不一会儿，他就像变魔术一样，把我的小筐里装满

了大小的螃蟹。

“现在的螃蟹太瘦了，人吃不到肉。”他说，“用来喂阿黄它们正好。”

“你是林伯伯的侄子吧？”

“嗯，我叫果子。”他伸出结实的手臂同我握了握手，然后拉着我上他的小船。

“你的这串项链真好看。”我很羡慕地说，伸手抚摸那些大小、打磨得闪亮的贝壳。

听到夸奖，果子显然很得意，“那是——这是我在厨师学校结业考试获得第一名时的奖品。”

“不过——”我拉了个长腔。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不过，只有女孩儿才会喜欢这类婆婆妈妈的装饰品。”我哈哈的笑声让果子很难为情。

他狠撑了一下船橹，我险些掉到水里。小船飘飘晃晃的，顺着河流回了家。

晚饭是简单的捞饭，林伯伯用一个大蒸笼把米饭蒸熟了，我们几个抻住屉布的四角，把米饭提出来。林伯伯接手扯住屉布的两头，一抖，米饭居然一粒一粒地飞起来又落下去。菜是简单的咸菜和每人一棵嫩油菜，大家都饿坏了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门口，阿黄它们围着螃蟹不停地跳。它们津津有味地捉弄着那些还活着的螃蟹，玩够后再把螃蟹一口咬成两段。看着它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我真有点羡慕。

我扒拉了一碗饭，不仅没有饱，因为没有油水反而觉得更饿了。我





望了望果子，他的心思也写在脸上，对视中我们不禁笑起来，果子揉揉肚皮，吧嗒着嘴巴，显得也很馋。

“小满，我们晚上到你家池塘捞几只虾来尝尝。”果子建议。

小满满嘴填满了米饭，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嘴巴吃力地一张一合：“甬想！上次你让我去偷虾，我爹差点把我的屁股揍成八瓣。”

他边说边举起那棵省下的油菜，在众目睽睽下，像大灰那样认真地舔着，细品着一段段地咽下去。他优雅的吃相让我俩的胃很痛。我和果子都有些后悔，干嘛那么快就吃掉自己的那根菜呢。

林伯伯似乎看明白了我的心思，“果子，明天带着你园子哥去捞点鱼。”

“好嘞！”果子的脸上立时泛起红光。

“大闸这儿比不上你们城里，吃肉不容易，可想吃鱼还是比较方便的。”林伯伯对我说。

果子后来告诉我：这大闸内，林伯伯在局里入股，撒了不少的鱼苗，河口地段是个天然的养鱼塘，在大闸里面，林伯伯他们拉了一道暗网，把鱼苗拦在里面。运气好没有洪水的年份，那些鱼长两三年成了大鱼，到市场上就能卖个好价钱。平时他们很少捞鱼，因为鱼再多，也不够天天捞，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会偶尔下河撒网。再过两周，收虾和鱼的商贩就会来到这里，有福叔卖了虾就可以还上借款，和林伯伯一样，挣出一年最主要的收入。他们靠这些钱过日子，供小满和果子上学。

四

顺着河向上游划，是平整、旷阔的河面，四周静谧，只听见划桨的声



音，有节奏地响着。

来到中间宽阔的河段，果子跳下去，将小渔网一段段地下到水里面。

小满划着船保持着航行的方向。他跑着调儿唱起一首流行歌曲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就去纠正他的调门，结果也被带跑了调，我们干脆扯开嗓门吼起来。

有节奏的划水声和我们的狂吼混杂着，在河面飘荡出一片欢腾。我们向芦苇的深处划去，看到野鸭的窝和几只蛋，果子指着窝说：“老鸭子肯定刚躲开，就藏在附近，正在窥视着我们。”

等我们转回来的时候，扯上来的渔网里挂满了白花花跳动的鱼。我们激动地扑上去扯开渔网，渔网就像张开的藤架，上面“结”满了大小、各式各样的鱼。

这些鱼的样子很奇怪，有的我认识，是市场上常见的鲤鱼、鲫鱼，可个子比常见的要大，折腾的劲头更大，我和果子在甲板上按住的一条，它们居然带着网从我们手里跳到水里，在空中翻卷的尾巴还狠狠抽在果子油亮的额头上。

还有些鱼我叫不上名字，有一种形状像剑一样，身上没有什么鳞，看上去像是海里的鱼。我的这种想法引起了小满和果子的哄笑，在他们眼里，我这个城里来的孩子总有奇怪的问题。

我们满载而归，晚上一定有一顿大餐了。

果子和小满都有一手烧菜的绝活。在海边的孩子，夏天总要到旅游区去帮忙，所以父母很早就送他们去厨师学校学艺。果子露出他那颗空缺的牙，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美味的烹饪方法时，他那略带口音的描述让我的肚子咕咕叫起来，口水一次又一次地翻上来又咽下去。

